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三



歸田藁

雍虞集



西圃

序

廬陵劉桂隱存藁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為
 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百年人與
 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以不世之才起於西蜀英邁
 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考經傳知道脩己伊
 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
 能及之哉然蘇氏之於歐公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
 無以報不辱其門子固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
 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
 所以心悅誠服於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於歐公則闇然而

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於廬陵永嘉諸賢若李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文運隨時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拱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時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於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於其間而馳騁凌厲以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於戎馬風散

西圃

氣習多有得於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

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於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矍然其後矣乎當是時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以其抱負之非常幽遠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以為高深危險之語視彼靡靡混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聞風而倣效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興表表應時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於驟廢驟復者則亦有致之者然與於是執筆者膚淺則無所明於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於異端斯文斯道所以可為長太息者嘗在於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進士之策於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事後十年

遇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以相發者又後二年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得先生之書焉集執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游也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於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於斯文乃益究乎名物度数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為而志大言高不為有司識察又十年乃為古學而用意於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槩不我欺也嗟夫以文應時者雖有古今所取以為文者古今無有異也以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人者五六年十年其應於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以

西園

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以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於塗轍之正者即有所不為知其可以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灤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於達本而溯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以知之而輒及於予之所欲求知於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刻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刻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以為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於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以齒髮之不足而自棄於先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於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藁序

某蚤歲游京師得見 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

子也氣象舒徐而儼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以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以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以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於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聲效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以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刻本所謂漢泉漫藁并續藁見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以書相示曰是藁也御史府請諸 朝廷而刻諸學官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目小為字而刻諸家塾以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為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為孝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尚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原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即一波一葉可以求水木之本原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原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

西圃

豈得有所去取於其間哉是以有書以來旬日傍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藁續藁時有從游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嘆焉以為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彜好德之章以為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以得其性情之正未可以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以觀時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於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於斯文者輒錄其目以為記其為說蓋亦在所取乎姑叙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某叙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以有譽於天下而垂名於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以自悅於花竹之間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於一時然於治政無所關繫

於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而已何足算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暴撫善良紓困厄防微杜漸於不言之先救弊塞遺於將盡之際而懷恩服義者衆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為之成績竟墮於無聞知則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者夫是以無長歌之紆徐短詠之激烈無以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夫人者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於是散光風彩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於無窮者良可惜哉所以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

世祖皇帝方混一東南之時遺老昔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久已成遂故僉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持書省戶畫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於河山之間矣東

西園

南新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於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

皇上之恩德未泐於遐邇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以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以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以哉

天子於此時寧輟公於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於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以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藁是以

素無成編今公之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
公治郡之所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
昔時惠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
公之詩文得於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官
寺民舍之所題識當時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往來隨
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干篇增益家
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讎刻梓而藏之故家舊人之聞孫博雅
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既不以集之不肖早嘗
望公於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與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
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慎
而剛介所至為治不事苛文有法外意是以風操之所感發
者非庸俗固陋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
奉 宣至意省察疲氓於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

西圃

使之為治皆文肅之貽則而
聖天子之所以期於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以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虞集
序

李梅亭續類藁序

梅亭續類藁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
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以賜
之者也先有梅亭類藁三十卷其家既鋟梓而傳之及內附
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藁既
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時猶欲節約
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叙其事云若積之所為猶有前
代倦倦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於
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為重乎按龍圖趙公汝

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
續藁者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為中書舍人三
入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
三相之制尤為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
滄江府君時叅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
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
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
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
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時公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
近時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
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
見以快其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于一言乎而不敢違
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切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

西園

事以為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其與馬蓋當時繆史有所倭
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
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為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叙
次同行軍秦隴時勝敗大槩而不及為也先雍公之事著在
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
之風而卒不得志於時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
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
復可思耶緬懷故鄉是以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為積書
之如此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某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顛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
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
私以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

鑿以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忽失於應酬之時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明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以為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靜虛以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以脉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後以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予曰善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者則其所以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以治乎人達乎天下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

西園

也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顯民所談者故書以示之

揚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以其性情才思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以為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以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第蓋嘗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風采也濯濯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時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卧病山中聞其佐郡臨川以職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以見儒者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藁歎曰非能

賦能說之大夫乎噫

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 明聖之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為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張夢臣侍講歐陽原功與諸君子皆赫然有稱於當世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以及人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則引而未發故以書其後云

澗谷居愧藁序

澗谷居愧藁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以終其身題其舍曰澗谷居所謂愧藁者自命其詩

西圃

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北還至于茲邑嘗携集拜公床下義冠褒衣意度閒雅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澗谷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卅角與之游今亦八十矣乃出此藁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以來若陳簡齋叅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調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州詩為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有詩

廬陵揚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初金
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以郡倅死之郡人收而葬諸
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秘閣又贈徽猷閣待制謚
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世守之仍改至元之
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 國朝以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
者有司嘗以 詔書祠之而廟旁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
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
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廟貌古老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
焉明年春且東行故為詩以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
餘年翳草萊故國丘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草
無時盡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每曾揮淚擢船
回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于采石廟久不存而祠
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以識廟有兩碑一

西圃

碑斷為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得一碑仆前
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如此故併及之必
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
至為太子贊善終不為起許州趙 自隱士起官至一品
京兆蕭軒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以樹立
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
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

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以千
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

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 明詔使有司舉
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以敦尚風節抑僥倖義

至正恩至溥也愚也退在田里游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以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脩進士之業故宋科舉盛時兄弟八人同時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自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既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為賢而士英以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尚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祖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以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况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豪厘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以荅明詔於萬里之外一州之小乎故書之以為序是以渝之舉士不可以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以書抵臨川告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以洛陽先塋之碑為請亦既大書而深刻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北宦游不能以時至墓下乃書為譜錄梓摹之子孫勝衣以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以間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為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其壬辰兵北渡沒兵中中京生某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脩舊塋而定居焉紫陽楊先生莫然為河南轉運使辟為幕官生南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臺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日贈南陽公為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轉朝列大

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秘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進封弘農郡伯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為嘉議大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弘農郡侯而昆弟子孫姓名以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為諸侯後世有為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于史及三世四公以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以衆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為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時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弘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為譜自中京君始以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以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為書其端云

西圃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為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

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託氣脉通貫情意孚浹癢痲疾痛無不畢達綏輯嫗煦無不覃及是以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為之士者脩學於已於用無不周受命于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誦詩讀書愀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衆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以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一
之賢也去年明御史知其為人而薦之觀風於江右者又皆
以為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濱以乏才為請奉檄云邁
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叅
錯奔走以貨交於中國者南海一都會為之喉衿焉富庶清
襟亦非他郡之所能及則容有孽牙撓撻之生治之之方平
易則足以得其心明慎則足以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
則足以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以辨其隱從其欲
則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豪髮千里權度之則以簡
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畫諾之
際先其謀於籌思之時推其原以抹其失定其本以持其久
盡思廣忠綽有可為者伯昂其勉之耳目者上下之通也有
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下未見其遠且緩也况
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三十三卷終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歸田藁八

西圃

序

雍虞集伯生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
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吳公又為
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
而聞之矣乃辭親戚于鄉登家人于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
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
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顏色以觀其學行
之所至而將何以為言哉大抵吳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
齟齬而記誦于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
明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為浮靡之文以干祿仕欲其脩君

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
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己之為學者為說世豈復有斯言哉
稽諸其文自丙辰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
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脩行也行既脩矣吳公之所以望其
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
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
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
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
矣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
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
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
註得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

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
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為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以
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

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

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 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
是時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並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
下逮於瞽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襲故安常而厭
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為以功名
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論議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以出
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
食祿而已於是新事執政者各獻其能以佐君相不次超

擢以建事功政今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以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時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權輯其遺文相示以為益初在朝時予方為學官與之同

朝者也是以來徵文以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編涉經史嘗與其弟異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卷不止廬陵有文士宋之既亡習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為詩文春容幽遠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以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為郡縣教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游京師散譽日起於諸公間遂登顯仕當至大時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藁獨

多考績或專故畫一之公牘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君子不得不為之一慨也烏乎

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年今聖子神孫繼承承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時執政及諸貴臣之家聞矣近時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以見當時之事九重清閒之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尚有徵於斯乎哉

曾搏齋綠督集序

綠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丰幼度之文也侯撫州樂安人登軋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至叅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侯歿真公志其墓石納窀穸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以蔭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調平江府節度推官

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餘年而書亡 國朝元統
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
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翰林學士吳公之所叙也又命侯
之五世孫德安購其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刻之而燮君召
拜御史書未及成後三年德安求予叙之按樂安未置邑時
地屬廬陵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時有異人善相地者為
之葬而子孫果蕃以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
侯方未第時自著其族譜叙以為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
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
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
其所欲刻者而有以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
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托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

磅礴雄偉之氣蓋有以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
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
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尚有以昌其書者乎
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為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劭以為公所著述
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
其後其九世孫申如以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
未進士熊燿宰番禹令申如以松溪集來為刻梓而傳之昶
為來請略叙其始末公諱 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時行
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
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
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以辛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

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度有政金迫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方紹興四年以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以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歷舍部戶部樞密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中書省檢正與時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至官乞祠二奉 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後所存者往往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劄子論言之要以為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以祖宗之德意感激士大夫去弊政之所以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即人揭公侯斯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以為公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時瀘溪

西園

王民瞻送之以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之公與檜有舊檜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而家居終身君子之禍亦慘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而區區以殺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章疏胡公取而上之庶幾君子之道焉是以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送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其

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

仁廟以

世祖皇帝之遺意設進士科以取士其嘗聞之時宰之言曰或謂進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 仁皇曰千百人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 聖神之見豈不明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其為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沉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于

王庭尚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江朱禮德嘉始以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求茲邑秩且滿而

明詔適下某乃為之言曰當始議科舉時其承乏奉常畧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以教其人蓋一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

西圃

乎異端旁說或得以出乎其間使聖賢之傳不明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時廷臣欲有由答得意而患夫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乎顏曾思孟問程張朱以為定論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焉而用之則必有以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惜乎趨而應之者僅以為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事不過衆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以為辭豈當時之意乎今既輟而復興 聖明特達之造群賢贊襄之美豈徒然哉老病蘄茆無復聞其萬一徒以昔之所聞而為德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為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既而又

有言曰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

皆要言也。國家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技以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以失之於昔而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以虛文取之而吾黨之士其為學也則不可以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斯拔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井有序而不倦縣長貳待以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以為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教而言之愛其子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以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以是書進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以其易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雍乎泯泯

乎使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以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某叙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有詩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候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 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舍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停貢今歲

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區區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叅

讀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別其意尤古乃賦詩以餞之并寄諸君子云 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薦六賢入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 又附見二首云 青田千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塵路絕芒芒

驕莠欲誰裁

臨川經學邁前脩摹進遺書幾驛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留於胃次獨與幽人雅士咏詩讀書尚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枉教以欽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往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先生游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之性情吳公亟稱之首為之序以傳于世夫山之行重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以廣衍平大

為勝水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以平川漫澤紆餘清冷以為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脉絡貫通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以能極其變焉敬仲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李陽冰善篆書自以為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駸而視茫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頃絕惟有端坐絕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以慰吾之寂寞也乎故為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菴虞集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 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巋然獨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間居食貧無以為樂恬憺之極賦詩以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以名集曰翁之世大父安撫公釣游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月十五日虞集叙

送吳尚志序

今年 明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駕馬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與二君登乎其決策於大廷矣明日德嘉告予曰尚志有求贈言於予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日以困何以為予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不少矣然而一日得之而為祿仕焉明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於虛文區區絀狗於吏俗此固衆人之所疑

君子之所歎朝廷之闕望而科目之所以有間也乎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以詩進吳
君以禮筵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為經儀禮十
七篇有司不以為問所以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篇雖記
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不學乎此則
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
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
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以復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
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尚可以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
他年者乎昔者顏淵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
亦曰禮而已矣至乎為邦則虞之樂夏之時殷之輅周之冕
豈無其具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以為
學乎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以其學而脩之者即可

以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以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人之
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尔集是以命弟子學詩於德嘉矣
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尚志乎子之鄉有前進士江君學
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以吾
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
多稱焉今年二月本來居月餘予為著君子堂記以勉之後
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游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
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
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閑之護
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以匡直之師友之功也
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

家之市千里之馬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間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芃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芃芃棫樸薪之類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已之求也又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蓋言其時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乃書以贈之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尚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真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襟著本理而敷電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後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啟也然則文豈足以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熅以鑽灼其肌膚酷毒以攻害其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以求其屬己者而甘心焉誠以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與刑也聖哲之為治豈忍使殘忍之伎以剗刑而加諸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以跳梁擊刺以為功也固將以禁姦慝止暴亂以安良善而致治平云尔是以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瀟於子產趙括一戰而亡君者誠以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也醫之為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衆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作者其

河間劉守真乎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以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醫之為道人之為生不亦殆乎且以近世論之士之生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踈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味而少力士薄水淺炎蒸濕沮易以中襲故其人多畏忌而慎攻伐是以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似之間依俛以嘗試雖其謬誤均為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以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為治病悞於前失者又須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為也中原至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大痛之疾常常有之為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胗脉察證真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而其時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以固根本為重非惟法當宜然而

西圃

亦可以救當時一偏之弊矣我國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以自夸不足以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疏利之劑抵掌扼腕以為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為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有餘或千人之衆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以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反足以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以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某人之疾盖用大

黃朴硝數斤煮以大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有
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
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
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
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閑居病此久矣而未有發予之論者
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
之深心自脩若不足而懼無以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
所為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僊真人之所遊
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脩真之事嘗去鄉里
適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以留之其徒苦挽
之以還其鄉乃以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
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攞拾離合該博叅互其用
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

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為子書成而
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以傳示諸公
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郡
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為余道之
嗟夫昔之為方書者先列其經絡以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
其治之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
而言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以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即其條而後觀其
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以互見亦著書之一法云
學不博不足以盡其藝為醫者尚有攷於斯文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五

歸田藁九

雍虞集伯生

記

王文公祠堂記

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始
 至郡時守以下官多闕侯廼以民事為己任先事而憂惻怛
 周至平易之政人甚宜之雨暘稍愆若致自己且備且祈得
 不為苗歲豐時和郡邑安靜則求其所當為者而盡心焉明
 年故翰林學士吳公澄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
 之舊祠見其頽圯而歎焉侯聞之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
 郡吏董某譚某儒學直學饒約揭車使經營焉樂安縣達魯
 花赤前進士燮理溥化興國路經歷前臨川縣尉張寧與郡
 士之有餘力者各以私錢來助經始於某年某月某日以某

西廂

年某月某日告成侯介于從子宣傳其事于石按郡志宋崇寧四年郡守田登為堂於守居之側肖公像而祠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為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公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公文集吳公為之序既而吳公歿侯是以徵文於予也嗚呼昔人之言曰周公歿天下無善治奮乎百世之下必欲建立法度以克舜其君民而又得君以行其志則未有如公者也况乎冰霜之操日星之文卓然命世之大才者乎陸吳二子之言既足以極公志之所存今昔不足於公者又有以盡破其偏私之蔽而世俗口耳相承之議遂無復容喙於其間雖公復生亦將憮然於斯可謂千載之定論矣然則今侯新公祠豈真為觀美也哉世之從政果如陸子所謂出乎老氏之緒餘者久已鮮矣而波頽風靡之中求如公

西圃

之所謂因循所謂流俗而不足與有為者亦且無之安得有如公立志操行者哉廉耻道喪士習愈下表而章之使人士拜公之詞瞻公之象誦公之文考公之行以求公之志而有所感發焉則貪者可以廉懦者可以立矣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若夫其所以為學者陸吳之言備矣學者尚有考焉乃作迎享送神辭以遺之其詞曰
天高日晶百世之師野水秋雲悠悠我思澹澹荒陂晨曦載暉言采其芹遲公來歸山川出雲無往不復草有零露在彼靈谷尋窮于原亦企于石父母之邦庶幾來食盈庭之言匪今斯今邦人之云式究予心作者之興實命自天哀哀民生何千萬年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

所得為而為之此聖賢所以無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
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
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于大宗五世之子孫祭
于小宗而祖考之神靈盖有所歸矣後世貴為公卿而無國
邑惠澤無以偏及其族人君子原本而充類盡然傷其心是
以有置義田以待後人之冠昏喪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
所君子思賢尊尊親親之道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
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意則亦庶幾而已南豐
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
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没千五百年
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
淵然而莫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
特公之一事云耳魯公沒時公弱冠未仕也家甚貧嫁孤妹

西圃

九人必得其所奉母夫人至孝老死不衰盖其根於天性者
純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衆人固不識也是以
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踰於常僚然猶悉其貲力置義田
於臨川郡城之後湖與屬邑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
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
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
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焉而敬其身則公
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終窮者哉烏乎公之至元翊八
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疏即其所遺田而祠之使羣情
之渙者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適予自京
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約之後
而刻諸祠下云 又一月一日雍虞某記并書篆

奉元路重修先聖廟學記

我 國家龍飛朔方奄有中夏

世祖皇帝既定大統人文聿興學校之設為急先務奉元本
京兆漢唐故都地望尤重是以分鎮於陝者平章廉公某叅
政高公挺平章賽公某僉省嚴公某先後作成宣聖廟儒學
於郡東南有禮殿殿門其東西廡為從祀之舍後有講堂有
石經之亭唐人石刻附焉儀門之外有齋宮外為都宮有櫺
星門此其大略也時東平徐公琰方為省行省左司員外郎實
記而刻諸石則至元十三年丙子之歲也其後陝西行中書
省西行臺皆治奉元有司校官治廟學無敢闕夫會歲荐飢
勿遑繕葺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瞻思帖木兒不花為
行臺御史乃建言曰今歲事有成民沆小康禮義之教需此
焉出歲行六十時其復矣以更治廟宇為請且其說曰諸賢
從祀廟廡歲時之奉其與享焉非請益受業而皆繪以待立

西園

於俎豆之設未便請如國子監廟制皆塑像坐食為宜臺端
唯而從之相繼以就其功者則御史蒼閭李伯述何執禮李
中蔡明安達你諸君子也於是陝西行省西行臺各率其屬
出俸以為之先 豫王王相府鞏昌帥府怯憐屯田二總管
府下至郡邑之吏好議之士聞風勸助者相續四月命工度
材各給其直工傭之費稍廩之給凡為鈔貳萬緡如民間之
通工易事無官府之擾是以明年八月告成而民不知有是
役也四年二月官又給費脩石經廊廡五年夏御史李中又
計學廩之贏脩神厨倉屋更衣之室及提學官廨冬御史蔡
明安達你更建櫺星門是年李御史巡行西道得豪民所侵
學田五十餘頃刻石著其疆畔租入之數以畀之學官六年
御史熒理溥化司廩以為學校之政既修風紀之效為大使
學生姜碩以其事來徵予為文以為記噫前有徐公之文在

集何敢有所紀載於其後乎而二君知集之先雍人也集其敢不為雍之父兄子弟頌憲臺君子之美而紀其成績推本關陝道學之自以成諸君子作成人之意乎集聞之茲土也昔者周公嘗治而教之矣禮樂其具也出之於宗廟朝廷之上行之乎學校井田之間因其秉彛好德之懿而詠歎夫天命之不已因夫卦畫示人之蘊而發揮乎變通之無窮致嚴於閨門衽席之微而推至乎天地神明之著致察乎時物衣食之末而究極乎輔成化育之功耕祿之均施之四海而無不準也祭祀之達傳之子孫而無不保也三代以降人文莫過焉世降俗易仲尼猶有不復夢見之歎而況於千載之下乎漢唐之遺迹無復有者又何有於教之可言邪昔二程子得周子之傳而起于洛邵子在焉橫渠張子特起於關中其學一原也而尤有意於制作之事焉程子之言有關雎麟

西廂

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此周公之遺意而張子之志也與正蒙之書學者受讀訂頑之銘推極乎事親事天之誠而程子以為其脩辭之不可及其勇知之所造非振古之豪傑孰能與於此而其言曰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議與學者買田畫井正其經界不失公家之賦而立歛法廣儲蓄救災恤患厚本抑末以見先王之遺意而當今可行也又曰今欲以正經為事自古聖賢莫不由此而始遠者大者有所未及而可於家庭見之又曰學者且須識禮可以滋養德性集義養氣盖有所據依即有常業可以見諸行事其端緒可見如此方是時關洛相望表裏經緯孟子以來亦未有盛於此時者哉其為言也衣被天下後世至于今賴之詠歌周南者不亦歸求而有餘乎

世祖皇帝初年覃懷許文正公上書與師友講明於斯矣去

之 朝廷儒者之效遂大見于當世而至元大德之間猶有
守志厲操之士高蹈深隱於其鄉 朝廷不受尊位顯爵以
延致之以表式于四方聞其風而及其門者亦多矣未必其
寂然也夫其風氣四塞之固土厚而水深其生人也質真而
忠厚是以文王周公之教易行焉仲尼所以贊諸易詠諸詩
載之於書者莫非其事至於闕洛諸君子而大明焉舍此無
以為教矣學於斯者思周公之為治以極于孔子之道因橫
渠之學而搏通乎濂洛之原則化行俗美賢才衆多豈不於
吾雍學而見之乎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
之基不有聖賢之遺教則斯焉取斯乎請以復諸大夫君子
而與其都人士講焉

澧州路慈利州修儒學記

澧州路慈利州在春秋時為楚地秦置黔中郡漢魏以後地

摠於武陵隋開皇 年始置慈利縣我

國朝

年升為州州有宣聖廟儒學皆因其舊大德壬

寅之歲邑士萬士龍請於州出私財而作新之禮殿門廡講
堂齋舍悉具合為都宮禮殿有先聖及配享皆肖象於位冕
服如其制從祀先賢繪事在東西廡州郡侈其工上其事于
湖廣行省行省言于朝丞相用禮官議旌其門曰樂善向道
之門有司作門于所居署之如其文廟南有道東西出各樹
門其端亦以樂善向道分題之于今三十有餘年矣食其食
而事其事於斯者閱歲月如流水之補葺之功循就地壞仍
改至元之二年十月奉訓大夫也先海牙來監州事始下車
以學校為己任嚴學職訓導之事擇凡民之俊秀充大小學
弟子負而程督其弦誦課業庶幾知教之序矣乃謀大修其
學宮進士龍之子文綬孫鶴而告之曰爾祖父之為學也

朝廷知之行省憲司上之州郡表之鄉人士弗忘乃子乃孫尚能修先人之業乎文綬鶴頓首承邦君之命畢先人之志於是增修禮殿新陶瓦以易敝漏美丹漆以發昏黥因棟宇之舊而擴闢其外視道路之所由出入甃以甃之泮水有池去汙納清深廣相稱樹十二戟於門如王宮之制先賢從祀於兩廡者易繪以象冕服如制象有位位有屏障而施帷焉凡百有五始作雅樂備登歌之工八音之器使諸生肄焉有祀于先聖先師則用之取經書子集於四方度于雲章之閣以待學者之觀覽焉於是向道樂善二坊門廢亦起而更築之明年八月朝散大夫榮溥來治州事實相與左右以迄于成卜日之吉率僚佐人士舍菜于先聖先師而告焉延萬氏子孫於州庭置酒食以禮之為書以識之曰鄉里有煩役萬氏勿有與也又明年戊寅三月命其史強禮走臨川求集

西圃

記之集乃為之言曰今自

天子之都施及四海之際凡郡縣莫不有廟學其神則先聖南面而坐顏曾思孟西面坐侑食自斯之從祀者則孔子之門人與先漢以來專經之士而道統之傳周程以下九君子者則我國家之制其書則易詩書春秋禮樂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其所為說則周程張邵之言而朱子之所論定而朱子又與呂成公取周程張之言作近思錄以為入道之階梯我朝自許文正公以來定為國是大公至正而莫敢有異議者也則凡學乎此者皆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求至其至而已矣烏乎三代而下至于今日為學之道既明且盛者如此豈漢唐所可望其萬一者哉然而通都會邑之間物欲功利之習相與薰染者易深文藝游末邪說似是之類充塞惑亂又有甚焉至於一鄉一曲或各為一說

更相祖尚輕翻者無篤信之實凡近者無高明之見而吾道如天地日月之行而學者不能以自至則其居亦有害之者矣吾聞慈利之為州遠在江湖之外山深林密民生不見外事故為浮薄之俗壤沃而生敏故易於從善有賢守長知所以表勵而率先之彬彬鄒魯之風豈難至哉昔我

世祖皇帝之取宋淮南忠武王摠兵而南丞相實同受命襄漢荆楚至于交廣安定之澤民至于今賴之平章以世家子數鎮外閩惠政在人監州年甫三十膺民社之託好學而明禮清介而寬容觀其脩學之舉可以得為治之方矣榮侯秩序已高專意民事吾恐慈利有不足以留二侯者而揚于王庭有日矣尚有以振起其州之士民哉萬氏祖子孫三世盡力於廟學亦宜得書以為勸凡州之僚佐爵里姓名則見諸碑陰

新喻州重修宣聖廟儒學記

臨江路新喻州以渝水得名轉渝為喻不知所自起漢以來已為縣及宋置臨江軍新喻自宜春來隸之其治在四大山之中秀水淵注是以草木深潤文物俊異多出焉故宋在汴時劉侍讀啟生是鄉稽古淵茂有禮春秋之說史記典故之舊尤習焉與其弟若子博學治聞名於一時與搢紳大儒先生蔚手相望自是而後流風雅習代有足徵者矣其學校可知者始宋崇寧二年南渡後燬紹興三年令趙子琇始作之給事中李公大有為之記紹熙二年令曾光祖修之工部尚書謝公諤為之記嘉定八年令董堦又修之寶謨閣學士章公穎為之記及內附

國朝至元二十二年乙酉邑人以部使者真定趙公秉政之命修學政新大成殿故宋太學博士廬陵劉公辰翁為之記

三十一年甲午縣陞為州而學無所改作仍改至元之四年
戊寅朝列大夫知州事彭城李侯漢傑始下車謁夫子廟慨
夫五十四年之久而日敝弗葺也乃出俸金修職事以更飭
廟學為己任既成釋菜以告其地在城東虎瞰山之上俯臨
澄潭氣象雄固得石泉於荆榛之中甘潔可酌作神厨近之
取其溉灌穀租入之蔽虧以續廩食蓄書籍以足誦讀範銅
為祭器與雅樂之器皆各有藏助成者其同僚達魯花赤忽
都同知小者木牙津判官李可道吳子山勸相給使者則州
人蕭燾晏南傑傳行簡也七月使前鄉貢進士丁鏐故宋叅
政正肅公之裔孫迩來求記之於是盡得諸先達前記而讀
之未嘗不深歎其人物之多文章之盛也如此嗟夫謝章二
公以名法從為鄉先生所以致意於後來學者皆拳拳於心
術之正其言不可不深思之也謝公之言曰古之教也尚德

西圃

今之學者尚文是則欲其人之尚德也章公之言曰士而不
知教此漢唐之不可望乎三代者也望其人之脩學也至矣
集敢不申二公之意而為之言乎德也者得於天者也知所
以尊乎得於天者則知學矣學也者所以為己非以為人也
然而脩諸己則可以治乎人矣此學之道也方謝公為此學
記時新安朱子自漳守退歸建陽從學者甚衆作考亭精舍
以處之蓋是時朱子所定四經四書皆有成說周程張邵之
遺言具有端緒於是學者趨乎聖賢之域正大而無所惑矣
大人先生相望於數百里之間各有以治其邑者如此東南
學問之不絕其可誣乎自偽學之禍興久之而後定及其說
稍行學者不假之以便進取則墮於訓詁之相因雖其書之
具存而得之者亦或微矣昔

世祖皇帝觀兵江上得江漢趙氏畫以朱子之書北還魯國

許文正公首得小學之書尊信表章躬踐以為教又推致乎
聖經賢傳之遺而斯文之正緒大明於天下自國都之學至
于郡縣黨術莫不尚焉近時以進士取人猶以難疑答問於
四書為先務是可見其與天下為公而不可易也渝學之士
思其先正如侍讀劉公之博洽蕭正肅公之端雅遍觀於諸
先達學記之言而深思夫謝章二公尚德脩學之意凡予之
所陳者皆所以自靖於尚德脩學之事也豈徒言哉李侯曲
將家以門廕入仕治民嘗官南海上以廉敏才略為廉訪宣
慰兩司所知凡州縣有闕事輒屈之通攝無旬日即辨治海
有大寇維十數舟近在岸谷交結豪橫私鹽偽鈔汗漫不可收
拾復引小寇為耳目出入不可極兩司憂之不以廣州錄事
為卑官強以諉侯不數日領官軍將卒為敢援立岸上不動
親以數蛋艇入其巢擒首謀之尤姦黠者七八十人尸諸市
而盜平及為是州緩帶從容若無所事者而政無不通學官
其一也州之士多衣冠舊族其次者世守進士業百十年有
聞不衰而近世又有以清文介節稱於時者惜乎亡矣州人
猶能道之所謂有見有聞易於入德者其若此之類乎為學
者言故併及之

撫州路重脩宣聖廟學記

太守河間袁公說之來治斯郡也朞年政成官府輯睦平易
不撓民安於無事尤以學校為職分而究心焉謹學計之出
入以備祭祀繕修師弟子之養比歲而益充教授胡式甫至
而遽以憂去不及有所為學正李輯錄周復亨攝其事以廟
學室宇敝壞告經歷前進士河南汪英曰今內朝清明外
無繁令英得於此時畫諾簡書之暇學校之修非吾事而誰
事也使工視夫棟梁榱桷之朽腐瓦甍之毀缺象設采色之

黜翳者而謀新焉梓人度材陶人埏埴凡攻金攻石設色之
工各執藝以待事自大成殿講堂書閣門廡齋舍易以榱桷
豫章之美完以朽填塗墜之堅鑿石作闌增禮殿之防和漆
於丹侈桓楹之飾南面之象侑食之容衣裳冠履儼然繡繪
之有別凡為未若干為鈔若干則皆汪君晨至夕歸審度傭
賈而無所隱欺是以敏於就事以稱其觀美者也乃至元六
年六月朔日復亨興學訓導葉友聞以成事來告而請記焉
集聞之春秋之法常事不書而斯役有不得不書者說易者
有之君子之善治蠱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
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便當致其丁寧
之意而不使至於速壞是亦府君幕府之意而學校諸君子
所欲記之者夫烏乎治教之休明豈專在於屋室之觀哉然
而簡陋不治則無以行其典禮今既完矣美矣游息於斯者

亦有所思乎聖神如天洋洋在上肅然奔走豆籩之時至著
明也退處其私暗室屋漏凜然衣冠瞻視之頃至隱微也幽
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一瓦石之毀也承事之際而
致嚴焉一跬步之失一棟梁之椳也其淪胥潰敗將有不可
禦者視彼繕完之密而歸求反身之誠則亦善取諸物以為
學者哉况乎始也不知築室之基而無所用其功終也不知
洒掃之務而卒以曠其宅出入俯仰亦何所事於斯乎或者
以高明為高虛而不知夫實究其本原以簡易為簡便而不
事文理之密察則吾有所不敢知也諸君子尚或有取於斯
言哉因書以為記

寧國路旌德縣重建宣聖廟記

寧國之旌德本漢涇縣地唐分涇縣置太平寶應中又割太
平之鄉以置旌德焉歷唐五季宋以至于今遂為名邑邑之

先聖廟則宋寶慶元年所作

國朝至元十三年丙子邑之官廨民居盡燬于兵而廟獨存
二十七年庚寅邑又盡燬于盜廟仍存元統甲戌廬陵劉粹
衷來為之宰顧瞻而歎曰百年之間荐經兵火而禮殿弗壞
殆非偶然也歲時之久物有圯毀吾安得無以作新之以承
天相斯文之意乎於是率邑士胡紹武程廷鸞朱克承汪惟
勤汪德鎮而經營之作禮殿作殿門門有重屋作兩廡及四
齋舍以居學者其講堂則前令所葺也起工於仍改至元乙
亥之八月告成於明年之八月邑教諭袁祥寓書臨川求予
為之記粹衷嘗以書來告曰吾縣地僻而專簡山水可樂也
民苦輸租險遠今得計價以代之而困瘠之餘少息矣夫地
僻則無誘於外事簡則無撓於上美山水則生物豐鬯困瘠
息則生養有漸矣於斯時也粹衷與其

絃歌具俎豆

西園

揖讓升降於夫子之新庭旌德之民其庶幾乎誠不可以無
記嗟夫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
倫也有天下國家者叙此則治斃此則亂其在人也隨所處
而盡分則可以為人不盡其分而又傷敗之則失其所以為
人之道矣然而學者知之不學者不知也故長民者有教之
之責焉教之而有所不從也故長民者又有治之之責焉然
則當何如哉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相其是而斥其
非翼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則其人之趨向端矣於是崇
忠信以勝媮薄興教讓以鎮頑鄙達和順以弭爭鬪又表其
俊秀而出之端其學而勿使之雜勵其行而勿使之偽使之
誦聖賢之言道古昔之事以風動興起於其間則不率者幾
矣是則可為也今仕於郡縣者率三歲而代其來者各以其
材識之所能及而效職焉舉措不必同也况形勢之迫利害

之休又有以奪之則夫因時制之所得為以盡心於其所當為不以成否利鈍累其中者蓋亦已鮮矣烏乎是亦存乎其人而已哉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旌德之士卓然自立不溺於凡近者亦將有感於予言矣粹衷名性天曆丁卯進士南士第一人具官虞集為之記

撫州路樂安縣重脩儒學記

元統元年冬前進士燮理普化字元溥來為樂安縣達魯花赤政尚清簡民用孚化言色不動患除利興大府信從而無所撓下情安順而鮮所違朞月之間遂以無事則取其邑之廢弊而修補之若官府學校病涉之濟醫師之宮凡所當為而力可為者以次為之皆謹飭規制善工美材為經久之計以待後之人而先聖廟學為最重是以尤致意焉樂安始置縣於故宋紹興十九年學亦隨建在縣治之北仁義坊內附

西園

國朝之初得民舍徙置舊基之上歲久圯壞牽補相承而已元溥以仍改至元元年乙亥歲之正月作而新之大脩禮殿作殿之門若廡以成廟制作講堂七間以為師弟子執經問難脩禮容習樂有司長吏率其屬亦於此乎執事焉作學官居室諸生齋舍以藏以息小大稱事無所苟且都宮之南有池水屬民間重購而得之浚治寬衍而面勢益以明敞引術自池上出洋洋然有遊覽風詠之興焉畢工於明年之十二月其同僚尹張彥輔簿定安尉孔思京典史蹇居仁又明年而代元溥者則太帖木光也今簿彭那木罕典史熊應辰學官熊無忌去而羅君友代之其士民相率出私財至貳萬緡以相其成者劉成德蔡可道李朝瑞何性可詹景能等而總其役者陳克恭也廟有麗牲之石可因刻其修治歲月於其上矣以予自國史歸老寓其鄰邑求為執筆而書之予聞昔

人以宗仁永豐之間相距數百里山谷修阻官府遼遠民無所保息割兩縣之地置一縣而治詹墟是為樂安二百年來非惟其民人得所休養而豪傑秀異之士代不乏人自舉進士至為執政貴官若弟兄父子相繼登進士第者具可攷見延祐年中

仁宗皇帝始以科舉取士曠數郡或不能薦一人而樂安獨先有登高科者其後薦名於朝不絕蓋其世修是業而名家者諸父長老率其昆弟子孫修習無廢自井邑田野絃誦之聲相聞是以逢掖之徒環千里而觀之或自以為不及也且其山高而水清地固而氣盛故其風習充然有以自足以為非若異懦之不足與起則吾元溥之所茲學也其有望於士民者豈苟然哉近時業進士其專治者非易詩書春秋禮之經乎其問辨者非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乎有司

西圃

得推而舉之者非所謂孝弟聞於鄉信義孚於友者乎夫進士者朝廷取材之一途耳有志之士固不以其廢置得失而有所作輟也夫儒者之事進士而已乎哉為進士者明斯經也脩斯行也為道莫近焉於是反求而自治即此而不待於他求矣取諸聖經賢傳之言者舍銜鬻趨競之文而求脩己治人之實其所以見諸鄉黨鄰里者不以苟逃吏議為佞倖不以委曲鄉原為自喜而求夫天性人倫之至焉其來遊於斯學致力於斯經斯行朝益暮習悉心盡悴父兄之相教子弟之相承如攻進士業之勤苦因其抗果強偉之質而勇於為善焉則人才之成就鄒魯何愧焉二百年之進士云乎哉元溥之為治可見者甚衆吾觀其念邑人之去郡遠田租之輸勞費艱險嘗受後時之責力請於上得計直而納資雖受代猶懷懇言之必欲使民久遠有所依賴其所以優其

進學古錄卷之三
生養使得以治其禮義皆實意也子游誦夫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必如斯也庶幾元溥之心手具官虞集記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故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學有廟廟後為會食堂而所謂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

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為郡縣講堂必在廟後撤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圃丞之始來周視慨歎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脩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為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毋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脩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為堂廣士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弘敞偉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材用工食之費為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為記分宜

本分宜春以為縣表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為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士之本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脩己治人之大法而兩先生之言非止為表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脩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也雖然承之思有以教其人邑人士思有以進其學皆古之道也何敢不伸二先生之緒餘以為告乎夫 國家定為夫子之廟肖聖人之容南面而中居從祀配享儼然有序牲殺器血咸有常祀郡縣

西圃

有司承 詔令行事則在乎廟矣至於師弟子誦詩讀書問學辨德則在於斯堂也此之謂學也乎是以凡天下之學皆名其堂曰明倫豈惟三代共之蓋千萬世而不可易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五殊二實來往摩盪人得之以為人物得之以為物而生生之無窮烏可已也惟人也得夫仁義禮智以為性焉人之為道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矣孝弟本於仁也君臣夫婦朋友合以義也惟其有是禮也故能行斯五者有以盡其分惟其有是智也故能知斯五者而有以窮其理惟聖人為能極其至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賢者率循其道以求至其至者也推之以教夫凡民使皆有以望其所至而自達焉夫凡民之去聖人遠矣而皆可以為聖人者蓋其有得於己者無不均故其行於倫者皆可以極其至也是故氣欲之交雜或至近於禽獸而天理之流動充滿

未嘗少有間斷欠缺世道淪降三綱紊而九法斁者蓋有之矣而窮天地亘古今五者之倫何嘗一息之可廢哉所以宣公之記絜乎五典四德而使之有以知天理之所固有而行其典之所當然也其曰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此示之以學之之方也朱子之記曰世儒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私知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所以決其岐路之差也其曰間有聞於儒先之說則有舍近求遠處下闕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脩己治人之實者所以端其進脩之序也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悌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脩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卷之三十五

西圃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六

歸田藁十

雍 虞 集 伯生

記

袁州路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清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夫故宋盱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極世變之故而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教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其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我國朝以來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

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公甚賢也。吾民甚易治也。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譎。豈非學校之不脩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仲毅職在文史。何足以知斯文之事哉。然志之所能力之所及。作新吾民之觀瞻。以定其心志。則不敢不勉焉。如其禮樂。則有俟乎君子矣。乃躬督學賦之入。無敢逋遺。時其師弟子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而得錢若干。將大作學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以

成廟宿衛之舊。連守名郡。以寬厚治。辦聞其來茲也。守居簡清。民以寧。壹監郡。通守別駕幕府。各思其職。咸無間言。事有宜為順而不撓。學校侯職也。而所以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家。取良斲於潰庾。作尊經之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丹雘塗墍。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

西圃

加矣。為兩廡。以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傭估之直。親給以時。不及吏手。如治家事。晝諾之。暇日必至焉。略無風雨之間。以其蒞事之嚴明。施諸斯文之崇重。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置堂中。經始於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成。予以過客得從而觀覽焉。郡長吏以下。授簡俾為之記。集乃為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君也。一家之於其親也。盖有恒尊矣。上古民淳。朝作夕息。於其所尊。無所違失。由之而不知者。盖有焉。聖神之出。因天之所示。而示之。猶未著於言也。風氣既開。人文宣朗。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遜之憂。盛哉。巍巍乎成功盛德之洋洋乎文章禮樂之興。斯民也。自得於

天理流行之中有循於日用彝倫之則於其所恒尊何有少慢於恭敬奉持者哉孔子出於羣聖之後當世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其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恩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柰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妙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遊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竒詭異之觀而已乎

南軒書院新建藏書閣記

西圃

袁州路南軒書院者祠廣漢張子宣公而列於學官者也故宋時宣公之弟杓定叟守宜春宣公至焉郡人士思宣公而不敢忘也端乎丙申郡守廬山彭方度地於東湖之上始創書院又七年而後成彭守待為尚書兵部侍郎記之內附國朝以來莫之改也近歲水齧其地址藏書之閣圯焉其勢未已講堂且厄仍改至元之三年山長廬陵趙某始至凜然憂之告諸大府請加完繕大府聽其言思有所屬焉幕府之長嚴君仲毅進曰仲毅之在此不可使學校有所遺缺也明年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去為漕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始來同寅協和民以無事仲毅得以致其力焉然書院之田不足以供祭祀廩稍之用是以營繕有所未遑也乃出月俸為之先而上下應之即書閣之舊址斷松為枋沉布水底加曾石焉延十有五丈廣百步崇二丈畚石加土平接講堂

之址凡若干尺堂始無虞是時郡學新作尊經閣舊閣之材
尚有堅完者以今侯之意與書院奠諸新隄之上復藏書之
舊觀閣凡三層皆出飛簷以遠風雨奉宣公之像於閣下以
為祠又作東西廡以屬諸講堂作詠歸亭與立雪亭對大門
之東與老氏之宮接正其界為亭以表之至元五年某月某
日告成又作水櫃於上流以防衝突之及是役之始終嚴君
日至而趙某譯史鄧某府吏胡某直學趙某皆勤敏覈實克
相其功屬予記其事如此嗟夫使幕府之佐其長身任其勞
而不辭則府安有缺事哉然予不敢徒書其土木之功也蓋
聞之聖人既遠周子興焉作為圖書以發不傳之秘兩程子
繼之而其道大行龜山楊氏之歸閩叔子固歎其道之南矣
其傳諸豫章延平者得朱子而張子得於五峯胡氏者生同
時而學同源也斯世斯文之所係者重矣張子以丞相魏公

西園

之元子天資粹美異於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
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
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
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
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其所
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
考焉昔在魏公相思陵於艱難之中屢屈於險姦之手大忠
大義時人比之諸葛武侯宣公以為武侯王佐之才而自比
於管樂必不然也取舊傳而更定之蓋以明其父之心焉定
叟之為弟也才畧幾有父風治衰之日宣公閒暇而過之所
以端其為政之本原以見諸行事其民被其德而不知者多
矣當彭守時其殘墨餘論之猶存而今不復可見豈不重可
歎哉遺像儼然衣冠咨色之在於斯也學者想見其冲和純

粹之氣洋溢充滿反求諸已知其所不及以自致其變化焉則固君子之所望也

尼山書院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金谿彭璠歸自魯以興復書院始末為言乃為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屬滕州鄒縣在滕西百縣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升之谷草木枝葉皆上起降之谷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臨水崖有曰坤靈之洞洞中有聖人石像與顏母之山對其北則防山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原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往昔奉尼山之神而祠之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宮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而

西園

兗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宮不知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崇尚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大學士康里公夔時為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為山長六月至官為茭舍山中罄竭私橐繼以假貸具羊豕為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除荆棘撤瓦礫得殿及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分司寧夏揚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史翟趙郭趣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

徊以其事為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寶閭領之首出俸以為之先而監州李彥博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凡齊魯之境與賢士鄉大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而勸成之擇木於山陶甕於野傭僦致遠率車牛服身役連軫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魯之故家尤稱巨麗不數月而大殿成殿門成毓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放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以為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成置弟子負以凡民之子弟俊秀充之皆復其力役乃以明年之上丁用太牢致祠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定議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烏乎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氤氲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

西圃

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徂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瞻後際邈然高深其孰可測哉運會有時聿奠新宇不日之成豈偶然與璫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誦功德式薦明享勒之金石則有待於方今儒林之君子也哉

重脩張巖書院記

宜春萬載縣獲富里有故臨江儒學教授千崖張君某世居之嘗得山水泉石之勝於其南作亭榭園池廣袤數里青山趙君文記之言其奇偉華麗擬於京洛吳越傳聞者如見繪畫所謂張巖書院者在山之麓有禮殿以祠先聖殿有門廡有祠以奉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有樓以藏聖賢之書有堂以尊師而講學有四齋以居其學者有庖廩器具以給凡用

此又趙君歎其誦詩讀書之美而擬諸廬阜衡嶽之所有者也千厓君歿子孫出仕京師弗違于茲者且四十年萍鄉榮君南祥娶張氏則千厓君之子之女子也有子岳孫既長而有立稟于其親而請諸舅氏疇願因書院之舊而加葺之以延師取友率其族人鄉黨子弟而就學於斯也舅氏曰是吾意也岳孫乃以元統乙亥之春鳩工庀徒致其繕治易朽以堅飾黠以華割腴田以具食其舅氏又資之以樵蘇之山藝蔬之圃不數月而成且備矣十有二月岳孫與巖學之士傅君任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宜春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為善西瞻衡岳則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托以久長者乎今天下好

西圃

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為文具者多矣獨巖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之慮人迹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閒暇可以登高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為學之善地未有過之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之磨礪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尚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虛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自欺之風有可深言者宜春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古學之士經明行脩足為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至於成功他日衣冠之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

直山水光華而已哉仍改至元之元年十有二月具官虞集
記

袁州路萬載縣重脩宣聖廟學記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
校之繫於治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為職任部使者巡行郡縣
下車即理廟學以為先務而士毅等備負於此謹廟祀繕學
舍以待教令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
常季年始定于水西內附 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餘年至
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夫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
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
權茶大使黃璧咨以脩學之事璧承命以為己任禮殿小不
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
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

西圃

有五尺從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
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
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為至慎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
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
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三月而像設之冕舄裳衣五采絳繡
如章又八年為仍改至元之四年今副憲完顏公至適殿棟
撓前後簷之交承雷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
亦如之明年陶甓材財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
以鳩尾而殿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
資於衆人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
無所會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
其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為稱人之善

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事為嫌者誠有教行乎其間也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干於官府者所以別良善也取諸樂易而無所厭者所以敦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恥敦厚以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仍改至元之五年秋八月具官虞某記

南康路都昌縣重脩儒學記

皇朝自國都郡縣皆建學學必有廟以祠先聖先師而學所以學其學也有司奉明詔嚴祀典而屬教于校官薄海內

西圃

外莫敢不虔敬苟有事焉則必記其事事無不同也記事者因其地而各有所述以示諷勸此南康都昌之脩學所以不可無記也昔者孟子沒而道學失其傳周子起於千載之下而傳之程子而斯道大明以行聖經賢傳之旨論說傳受之備至朱子而幾有加矣而南康之為郡也叢爾湖山之間甫及百年周子朱子為之守其化民之速入人之深豈他郡之所可及哉且都昌之為邑俗尤淳厚黃灝彭鳳馮椅曹興宗四君子者實從朱子遊講學之懿脩行之篤傳諸其家以及其鄉之人者盡宋之季年衣冠相望猶有可考者洙我皇元之治者又七十餘年矣今縣令豫章于友信以為其曾大父嘗及朱子之門而邑教諭清江宋釗以為一官五年懼無以自見於學校相與悉力于廟學功成之日使來求文以記之按郡志學始建于唐咸通中宋因之建炎之後更作者

皆有記可考內附以來為大改作禮殿講堂取具而已其門
庶諸舍責成衆力是以不能堅久其可書者惟泰定丙寅縣
令中山段完澤教諭宋守正為垣以環宮鑄銅為祭器燕器
與增置水田二十七畝耳及釗與于令先後至以仍改至元
丁丑之歲始謀修學謹簿書之出納粟必至庾錢必至庫民
無敢隱吏無敢私根括地利之沒于民間者而彭氏之子孫
喜學校之有興也共割其私田貳頃以益學賦將有所興作
以歲歉未克二年之間祭祀之用師弟子之廩稍既具會其
羨得二百五十餘石為中統鈔六千餘貫買株移之木干旁
邑以己卯之歲七月經始自禮殿殿門及明倫之堂先賢之
祠諸生講肄之舍下至庖庾凡梁棟采楠一物之既朽一木
之不堪者悉徹而更以良美之材覆宇堅密締構高壯莫可
以經久焉外三門曉朽甚不稱觀羨易以桓植築治垣墉高

西園

厚周密儼然有不可踰之勢焉成以其年十一月予既為記
其事如此而竊有歎焉朱子立朝之日少其臨民於外者惟
南康長沙漳州為三耳漳潭皆不及暮月獨南康幾三載而
荒政之行都昌之民為厚講誦之益都昌之士為深

世祖皇帝時許文正公實得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而其言遂
衣被于天下然而遠域窮鄉執其書而無師友之辨功利進
取之士竊其緒餘以干時樂為簡易之說者而智不足以及
其高明姑竊其名以文其虛誕鹵莽而不可與入聖賢之域
則吾安得不有望於是邦是邑邪嗟夫朱子之教人也豈有
他哉其性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
其書易書詩春秋也其學則顏曾思孟之得於孔子而周子
程子起而傳之者也於是乎識察乎問學之傳攷驗乎躬行
之實本乎心得以立言端其統緒以致辨論說之精詳而不

可厭也憂患之深遠而不可忽也千言萬語具在方冊所謂
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不
在茲乎所患世之學者不能篤信師說而質之凡近者雖
讀其書而不能有所信粗有才氣者又務為新奇以欺世其
亦未如之何也已哉噫弟子之受命莫信於父兄父兄之成
德莫信於師友邑之君子信其父兄之言信其師友之教以
推至于聖賢之德業必無他歧矣邑之君子勉之哉仍改至
元之五年庚辰四月虞某記

瑞昌蔡氏義學記

九江瑞昌有作義學者其一人蔡季霖也季霖沒其子士在
等脩其屋室贍其供給延名師進宗族鄉黨而教之如其父
時不敢廢來求書其事以示後來者自朱文公講學白鹿洞
環匡廬山之麓士君子聞風而起者多矣其在德安則有蔡

西園

元思其在瑞昌則有周舜弼與其從弟亨仲孫子仿在都昌
則有彭儀之皆卓然為高第弟子而元思事文公最久辨疑
答問必悟徹實踐而後已文公沒心喪三年又以事文公者
黃直卿而卒業焉其晚也與其同門之友數人每季月一集
以相切磋又如此者三十年而鄉都州閭之間父兄子弟相
與服行其化庶幾鄒魯之盛矣宋之季年郡縣學教其士子
以科舉之業相尚本之則無有之也識者憂之或即先儒之
遺迹或因山水之名勝則為精舍以處學古之士焉澹泊堅
篤無利欲之感是以朱氏之學行於當世而九江南康之間
如蔡周諸君子得以化成於其鄉也我

國家始置進士舉必欲學者深通朱氏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說而五經之傳一有定論蓋將使其人專心竭力於此焉
苟有以深啖其味而極造其旨必幡然而悟惕然而恐思有

以靜存動察如所問所知而用工焉則其有不為聖賢之歸而足為世用者乎惜乎或假其言以僥倖一第而遂視之不啻如筌蹄此不惟上負 國家又負聖賢而其日暴月弃亦已甚矣今也緣黨庠術序之義建學延師於其家父子兄弟相承而無廢吾故知文公之為教元思舜弼之流風遺俗之猶有存者豈不盛哉雖然宮室不患不尊也像設不患不嚴也食飲居處不患不足也必得師焉端其所以為教則存乎其人而已端之之道如何哉因夫鄉之父兄若元思舜弼之所講以達朱氏之學溯濂洛而求之非聖人之言不言也非聖人之學不學也辨似是之非決義利之制斷然不為小人之歸必趨君子之域按其師說循序而進勿雜勿怠終始而無愧焉及其成也舉而措之事業不可勝用也然則堯舜三代之治有不在於今日乎

屏山書院記

建寧路新作屏山書院者祠屏山先生劉文靖公而始列於學官者也先生諱子翬字彥冲故宋忠顯公諱韜之季子而樞密忠肅公珙之從父與為友者籍溪胡公原仲受學於其門者徽國朱文公也先生居崇安之五夫里有屏山書院文公之所題也

國朝至大忠肅公之五世孫請於郡以樞密故地為書院取文公五夫里之題扁而揭之第有先生之祠以文公及其從子樞密侑食郡人士春秋具祠不廢而未建學立官如書院之制也元統初郡守暗都刺上其事以請貳憲李公端以為宜如郡言事聞 朝廷至元己卯文書下如其請僉憲左公荅刺失里行部至郡用朱斡言取建安書院計餘賦之留郡者為至元鈔一百五十定以作書院是歲僅以其錢五分之

一以葺先生之祠堂他未遑也至正元年貳憲幹公王倫徒之至與郡守麻合馬通守劉伯顏計貲而新之作禮殿奉夫子燕居先生之祠侑食者無所改而都宮有門凡書院之所宜為次第而舉之矣前代之世家故宅淪謝於二百年之後者一旦煥然復為禮樂之宮自學者至於道塗之人莫不感歎而興起焉歲十有一月告成郡長貳為文書使郡人朱炘走臨川山中致幹公之意使集書其事如此云炘文公之世孫也集既書其事而嘆曰嗚呼先生遠矣先生之學之精微猶可得而聞者其在文公之所叙錄乎且其遺文二十卷者文公之所定錄而胡公之所叙也誦其詩讀其書以求諸其為人其在此矣蓋先生之言曰嘗卧病莆陽與釋老子之徒接以為其言是矣反而觀乎吾書而後有以知吾道之大體用之全卓然高風遠識何可及也著而為書自堯舜禹湯

西圃

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論其所行之道序其所傳之宗蓋其用力積久而真知深造以為言者也至於其所自得而指示學者歷論世學之所以蔽人心之所以晦吾道之所以不明者俾知其蒙之所在而發之以求夫不遠之復而曰不遠復者入德之門也嗟夫此顏子之學也先生以顏子之學為學而告諸學者亦以顏子之學為學焉今之學者欲求先生之學不以顏子之學為學豈先生之所以望於學者乎蓋嘗竊彷彿其志氣神明之萬一矣大才足以用世而敏退無悶登山臨水與其師友講明授受不厭不倦而至於嗒然忘言遂以終日精明高簡孰得而窺之若夫終身之慕不忘於體魄之藏俯仰之安不昧於死生之際就其所存以極其所至吾黨小子其何足以言之乎嗟夫聖賢千載不傳之緒中興於濂洛而中變隨之胡氏之所得在於籍溪楊氏之所傳至

於延平文公皆受而傳焉原其為學之端實先生為之根柢
不然弱冠之門人字而祝之即暮以顏曾之事豈無見而然
哉而後知文公之於父師其報均罔極矣諸君子之遺跡皆
在此鄉也會其通以成其業可不推原於此堂也乎李公端
字彥方世保定儒家歷御史史館頌臺成均以至正固有守
左君當海寇犯漳約束保障郡縣賴之幹公字克莊西夏舊
族通經制行泊如諸生繇禁廷遷御史六命皆耳目之寄
於尊師崇道之誼尤篤前郡守暗都刺治郡十年至今人思
之監郡馬合謨郡守麻合馬皆以善治聞倅劉伯顏文雅通
敏幕府諸耆陸文英羅慶協心以贊之故斯役也無間言而
有成功可以至於久遠矣督工者前鄉貢進士錄事判官也
先建安書院山長申屠誠是年十有二月十日前奎章閣
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虞集記

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

國家提封之廣前代所無而自京師通都大府至於海表
窮鄉下邑莫不建學立師授聖賢之書以教乎其人羣經四
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
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
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今郡縣學官之外用前
代四書院之制別立書院以居學者因朱子而作者最多建
寧一郡書院凡七皆朱子之游息或其師友門人而立者
也考亭書院在建陽城西五里其始末有熊禾之記陳義紀
事甚大而備然而賦入不充於廩稍而繕完不能無疏也至
正元年辛巳通守劉侯伯顏至郡且二年矣文雅樂善以學
校之事為已任之無不為文公之五世孫所以考亭之事告

通守曰是吾職也乃輟他學之羨積得中統鈔千五百緡以屬諸縣典史陳德敬共其事與山長朱汝舜直學張隆祖會邑人士而告以侯意咸曰此吾黨小子願執事焉第侯公府為之先爾翕然趨勸而共作新之加葺更造悉視其所宜而不敢過自堂徂基亦既合矣而新作文公祠堂先成所以部使者太守之命來求屏山書院記遂并求考亭之書焉蓋聞諸所曰今考亭書院昔朱子之舊宅也其先吏部韋齋之言曰考亭溪山清遠可以卜居朱子不忘先君之言蓋至於晚歲而後能築室以成其志而終身焉於是百五餘年矣意其精神魂魄之往來猶顧懷於茲者乎子孫後進來學於斯者誦詩讀書求其志氣神明之所在嘉疏之薦執事有恪高堂虛室若有聞乎其音聲瞻前忽後若有見乎其儀刑思其居處思其嗜好思其言語雨露之沾濡君蒿之升降觀感而化

之者莫斯之為近也况夫鄉之遺老宿師微言緒論家傳人道耳熟心存者從容誨言以相勉勗則有 有得而不自知其然者將亦在於斯矣昔者鄒魯之風所以見聞於天下後世則亦密邇聖賢之居云爾吾何幸於考亭見之至正元年歲辛巳十有二月前奎章閣侍 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雍虞集記

澧州路慈利州重建三皇廟記

國家之制自國都至於郡邑無有遠邇守令有司之所在皆得建廟通祀三皇而醫者主之蓋為生民立命之至意也若稽在昔

世祖皇帝丕承大統神武不殺奄有萬邦天下既寧兵偃弗用禮樂刑政治具畢舉以言其事謂農桑為衣冠之本始置勸農之使而親勸之厥有成績而守令得兼其事而摠以大

農學校教化之原也庠序之教孝弟之義聖賢之書脩已治人之道大小相承皆命官以掌之於是山川之靈神明之祠凡可以衛吾民之生者莫不秩祀其於民也愛之深而慮之遠思之至而保之固其復有遺策哉獨念夫血氣動乎形骸之內寒暑感乎時序之異不能無傷沴者焉則致意於醫者之學又慮夫師匠不立古學既絕遐陬遠邑混於一方一曲相傳之私而不足以通其極也推而上之原其所自出必至于三聖人然後止是此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伎而求夫為醫之道不上達於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神聖之能事噫制作之盛蓋如此而不察者徒以文具應故事豈足以知聖明之微意乎慈利州達魯花赤故丞相阿里海牙之孫丞相親事

世祖皇帝承命南征以不殺為務克成大勲襄漢湖海以來

盡乎南服被其澤既久是以監郡之治慈利獨有以知

國朝愛民之實是以於其州之三皇廟獨能深致其力焉廟成求予記其歲月其廟有殿有廡有門亦有學像設位序皆如京師之制而氣象宏偉他郡所莫及也噫州之人士有並有蘭從長吏而有薦於斯也其亦思夫去朝廷之遠而治化之極不異於中州謹身於父母之所全生順時於天地之所亭毒修地利以給公上循禮義以樂昇平長吏奉宣德意吾民熙熙然囿上之恩德不異於伏羲神農黃帝之盛豈不盛哉是役也前安定軍民府判官田榮孫實任之其費中統鈔五萬餘緡榮孫世有武功而好文喜教子本吾蜀人去官而隱居于此州之仙人溪者故併及之

撫州路樂安縣新建三皇廟記

三皇廟者祠伏羲神農黃帝之神自國都至于郡縣皆立

諸醫者之學我 國家之制也元統癸酉之冬前進士燮理溥化來為撫州樂安縣達魯花赤下車謁廟於委巷歎其圯陋弗度為政期月簡易明恕之效民安而信之遂以無事乃度縣治之所當為者次第為之民聽從無留難卜地擇材庀工以改作斯廟其一也既告成進其人而告之曰古者飲則祭先酒飯則祭先食示民不敢忘其初開物成務以興民用者有祭道焉專宮為廟象人而事之則自後世矣然而有其舉之而莫之能廢也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斯民生生之道萬古賴焉祀典之重禮亦宜之而不特專為醫者之宗夫求盡民之生養而思揅其害之者莫要於醫也醫之為學推所自起舍此將安所宗哉昔人謂吾邑之地去官府遠無以撫鎮吾民也置縣于茲餘二百年而衣被我 國家之仁澤亦六十有餘年矣 天子之命吏代至以時輔吾民生者無間也

西園

今吾之來獲承事於治教休明之日年穀無甚留害上無徵調之急外無枹鼓之警苟有少屬於民者上請更之必不見違庶乎與吾民之少休息也斯廟之作豈持為觀美而要譽乎豈將使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祠之為乎蓋以廣我 國家推本聖神之道以道吾民之生養而已吾民俗剛而好義其君子強於敏學於觀感為易焉吾何言哉雖然廟因於醫請以醫喻為吾民者奉其父母所生之身而敬保焉務本而力作安分而定志則得其常矣察夫四時寒暑之變五行爭異之沴而謹避之又察夫嗜欲之陷溺忿狠之觸興矜勝之煩耗機穽之幽刻毋使有以害乎其中也殘闢壓溺蠱亂脂毒搏噬蠱螫毋使有以嬰乎其外也脩叙倫理受業服事以老子長孫於 聖世而無窮焉區區之志也既而具以來告請文記之以刻諸石以示來者其廟之殿崇二十有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一
二尺深廣皆二十有四尺殿門之崇十有七尺廡之崇亦如之都宮有垣有門其成則仍改至元元平乙亥之冬也

崇仁縣重建醫學三皇廟記

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蓋言乎天地之心生物而已矣篤生聖神代天工以前民用開物成務世以益備因其人倫之常而教之懼其不率也則有刑威之設焉因其生聚而為之井里保息又懼其無以待凌暴也則為之城郭甲兵焉為之宮室以蔽其風雨為之衣裳以宜其燠寒為之食飲以時其飢渴猶懼夫六氣之沴害於外七情之感傷於內或不得以全其生也是以有醫藥砭熅之事焉凡所以因其事而制其變思盡其道以遂其生物之心而已矣自是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莫不述焉我世祖皇帝混一字內兼取古今之制百度修明以天地之德

為德以聖神之能為能凡所以為民物慮者周且悉矣若夫所謂醫學三皇廟者蓋其一焉天下既以治安遐邇一家仁德所被兵息刑措而萬國生聚之衆其瘡痍疾痛不得不以為憂是以郡縣無間內外皆設廟學置師弟子負而教以其藝使推本其先聖先師而祀之作伏羲神農黃帝之像南面叅坐而以昔者神明之醫與凡為其學而著名者以次列坐配享從祀略如近代儒學之制常以歲春秋季月之吉守令具牲醴行事著為令受民社之寄者罔敢不恭然而在官者或不足以盡知

國朝聖祖之深意狃於故常而忽其事者蓋有之矣非知治體者孰能職思其憂乎初崇仁縣始以制書創醫學大德八年得舊社壇之地於邑南東門之內計地之直邑之醫士醵金上送官府更置醫學以祀以教因陋就簡三十有餘年

于茲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承務郎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始至而謁祠焉顧瞻而歎曰百里之邑

天子置命吏托以民社而祖宗累世嘉惠民物之心無以顯揚而宣布之微遠小臣不敢不盡其心也既上事縣政以次修舉風節廉厲未數月而民信服事或倉卒至皆從容處之旁邑方騷然圖回而事已告集均平有度民不加病方伯郡守部使者察其能而嘉與之乃得以其優暇以行其長民之事出俸金以作新斯廟焉縣令丞簿尉僚吏克相成之無間言於是邑士嘗為掌醫之官者與夫習醫以為業售藥以為生與凡有力而好施者謹趨而輻輳不待驅率各効其功經始於是年之三月為廟間基之崇若干尺深若干尺廣若干尺屋之高若干尺凡楹神門兩廊稱之其都宮有墻前有門廟之後有講堂醫之師弟子講學在焉邑之長邑有

西圖

祀事則齋焉其像設尊者像之其次者繪之凡屋之柱門戶牖神之室若座有丹雘梁楹而彩飾闌楯以石唐皇以甃祀享食飲各有器以明年丁丑之歲九月告成而行其時事焉邑之吏民以予嘗待罪國史老而歸寓於斯也請執簡而書之集乃為之言曰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即人心而可見矣今吾長民者有以知乎天地之為德聖神之為能我

聖祖之為制作思有以遂其心焉凡為吾人者何可不盡其心以求生生之理乎蓋嘗聞之善養心者莫若理義脩其孝弟使無逆理敗常之萌脩其忠信使無險薄放肆之發則善良相薰和氣洋溢安分受職幼幼老老雖有燥濕燠寒之變情欲事物之感其所傷亦微矣是以上古之世無奇瘵之疾不待鑽灼其肌膚苦毒其腸胃而泰然委順登上壽而不衰此三皇之所以為盛也若夫人欲勝而天理滅良心喪而百

體隨之內邪外害萬竅並入雖和緩並生於十室其若之何哉此又吾賢令長之意不徒在於宮室之美觀瞻之崇者集不敏安得不為吾邑之父老昆弟子孫言之哉

袁州路分宜縣新建三皇廟記

國家置太常禮儀院以奉天地祖宗之祭外則山川鬼神之祀典咸秩焉其長貳叅佐十數人通領之典故議論屬諸博士而郊社宗廟執禮治樂器服幣各有攸司而審時日庀物數治文書以達上下中外分隸職事者則存乎府史矣是故千羽舞蹈之容律呂始終之奏玉帛品物之節醪醴牲殺之儀籩豆鼎俎之實升降進退之宜鬼神享格之義凡從事於斯者莫不通習而具知焉故其出為外有司以其見聞施諸行事則有非他官所能及者若分宜縣令周君益臣自戶部史擢為太常掾者數年歲滿宰晉寧之安邑又宰袁之分宜

所以能惓惓不忘於三皇廟之祀也郡縣之祀境內山川鬼神之在祀典者有 詔令則脩祀焉有故則禱焉其定制通祀惟社稷與夫子我 國朝始建三皇之廟以祀伏羲神農黃帝自國都至於郡縣通祀為三矣祭於春秋之季月有司守令行事醫諸生執禮致拜告享倣於儒學而器服牲幣亦視以為法我

聖朝之制也昔者分宜始奉令立三皇廟因縣簿之舊廳以為廟在縣署之左今令居之右歲久屋壞遷神於門既弗安又寓神於他神之廢祠朔望謁拜與歲時祭祀大不恭肅守官於此者視為故常謾不加省周令以嘗從事於太常也獨知懼焉而邑無他賦可以庀役而心無一息之安也為政年餘歲豐民安粗有餘力乃徹故祠而新之度故祠之基東西得一十六丈自通術達於市深十有二丈作開天之殿以奉

三聖人刻貞木以象之容服之飾如 京廟所定殿有開天之門外有櫺星之門殿前有三獻官之次門左為惠民藥局右則守廟者處焉而都宮環屬於外門矣作於仍改至元之五年三月告成於八月六日嗟夫為國之以禮者尚矣習於其文者尚能有所感發如此况乎深知其本而得其意者乎噫聖人之為斯民慮者周矣醫之為義其一焉人之生也有形體血氣之養世情傷乎內六氣沴乎外與夫變異傷殘之不虞隨而抹之者其職也是以我

國家重之若夫推本於三皇者蓋欲斯民涵泳於至和之中休休焉以安雍雍焉以居以樂於無為而永於天年也而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非聖祖神宗設廟祀之初意乎長民之君子尚因是而思焉至元五年歲己卯九月具官虞某記

吉安路三皇廟田記

今天下自 國都至於郡縣得通祀者惟社稷之神與學之先聖先師而醫學有伏羲神農黃帝之祠居其一焉郡縣儒學有田以供祭祀之牲幣案盛器皿與師弟子之飲食或因前代之舊或取閑田給之雖多寡不齊而食與祭可不盡取諸有司矣醫者之學 國朝之制始遍天下其初廟祭祀教養率依倣儒學然而歲以春秋之季脩祀事有司取具而已或至驟諸醫者而師弟子之廩稍無所從出夫

國家制為通祀有司之重事也伏羲神農黃帝所謂上古開天立極其神貴且尊矣醫者掌民之疾病察四時六氣之沴五藏九竅之變養之以食飲氣味之宜攻之以砭熅膏液之毒其係於生死甚大而其術亦精微矣顧無以資其為學之具差其全否之食是故良有司凜然懼無以稱

聖朝之意而為醫官而知所重輕者恒懼不能稱其職焉吉安之為郡士厚而物殷論人材文物之盛則必稱焉然而醫之為學猶未大有所興發者則時力有所未至耳仍改至元之二年其守張侯浩介其郡人醫愈即遼陽行省醫學提舉謝縉孫以其修理醫學之事來告而請書之云其郡始建醫學在城南去廬陵縣獄為近延祐七年郡治中朶兒赤率廬陵縣丞馮克敏遷廟學於廬陵縣舊治於是新學之成十七年矣張侯之來有民鄧明遠請以其所得賞田之半歸諸醫學以備用狀上侯與司官議許之乃命吉水州達魯花赤佛留與其學教授鄧思恭經田定其頃畝之畔計歲租之入得米一百五十石有奇而耕者姓名府乃為之文書而授諸醫學師恭乃白諸府以所收大脩三皇殿與門廡及其講堂作齋舍及其庖自是祭祀有備師徒有居食矣今郡縣有司

西圃

事無大小必咨稟於上無敢少得自遂也故若醫學之田誠在所不可闕然因時制之宜為久遠之計則必有事會之來而後得以致其力成其利則張侯與其同官之志師恭之勞亦可見矣是年張侯告老去官記未及成今年夏師恭又以其官府之意來請書之其府同僚官某人某官也至若三聖人南面叅坐而食配享從祀之位祭之時日牲牢之數議定於國家始制廟時此不具書賞田之故則存諸府史云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歸田藁十一

雍虞集伯生

記

飛龍亭記

昔者

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
 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
 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
 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集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
 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
 琳始錄其事即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
 集慶本建康路皆

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為近上

時遊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門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冶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摸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巖扃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為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

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嘗得見者嗣祺曰虛一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冶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

奎章上頌謂曰汝猶憶冶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冶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遊冶亭見卿書以為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冶亭者既名飛龍加飾楹楠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冶亭以當鍾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

天子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

能為寶琳執筆以述 恩光之萬一哉於惟 今天子仁孝
純至勛華相承羨墻之見無有遺思

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陟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
霜露所隆頌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烏有窮已乎臣
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
有一月日南至 臣虞集謹記

榷茶運司記

昔在

世祖皇帝既一江南至元十二年江州之人即獻茶利明年
收其征入中統鈔千餘錠自是天下乂安

列聖相繼德澤涵煦民無重擾生息日繁食用滋廣茗飲之
利衣被遠邇至于今六十年而課賦之增乃至二十八萬其
設官則十七年始立江西等處榷茶都轉運使司二十五年

去榷茶字兼領宣課二十八年復榷茶名官所統出茶之地
則江西湖廣河南江浙四行省之所部而其治在江州分布
提舉官其遠者分司以蒞之臨按之司有助無撓郡縣奉行
信約唯謹其委任可謂專且重矣天曆 詔書省運司而以
其事分屬列郡歲侵民困採造懋遷觀望疑沮徵歛失節公
私交病守令不勝其責具言復立運司為便 朝廷遣使周
詢不遺山谷數月復命以為宜從所言元統二年復設運司
於江州總治之規率如故事而用人益慎重矣於是以脫脫
木而與薛公某為之使萬嘉納為同知魏君某為之副某人
為判官其幕府則經歷某知事某照磨某也或以風憲清強
之舊或輟朝省侍從之貴或以操守之素或以材智之優是
以皆能清心而省事奉法而循理不亟不徐有嚴有恕府史
僚屬各知雅飭外絕苛橫之使庭無誣訐之訟期年之間利

入時足民庶之家至於官府頽首供億心絕他虞若不知有重立大府者然治政之美卓冠往時而公署久敞弗治出令受事弗稱崇顯文書貨幣蓋藏䟽闊乃請于朝而更作焉命未下自使以次出俸金為之以是年某月經始廳事府庫具會秦公某自中書出守郡多所勸相而賜幣凡二千緡又至得以增置吏舍門垣以某月某日告成別賜鈔五萬緡使貸收子錢以具公膳朝廷所以示廉靖勤敏之報也乃為書幣命其史謝秀寔至臨川山中屬予記之噫集向在國史執筆書事故其職也今老病才退恐不堪事史曰秀實之來吾使命之曰吾於公有同朝之好必不我靳也然則其何敢辭乃具記歲月行事如上而為之言曰夫有土有民出財用以供公上故其分也而東南民力竭矣今法制之講已詳盡而無失賦入之數已成定而無餘若數君子之安行無事

如期而集所以保息吾民以厚國家生財之根本豈不深遠矣乎彼以聚歛培克為能者作威煽毒黷貨殖私上為國家歛怨蓄逮其身而不悔亦獨何心也哉敢重言之以告來者使視夫措則而有所警發云

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司題名記

蓋嘗觀於前代傳記自朝廷中外大小百司庶府有博雅君子從事其間則必因其官署所在制其職分之所當為以相勉勗書其歲月建置之繇紀前後之居其官者次第書其名字凡有善政可以為法又被顯用使人有感動其不然者亦有所儆戒焉于此可以觀政跡表人物于治道有所系此廳壁之所以有題名記也矧乎風紀之司國是由定咨諏周悉以達民隱職任之專威惠立足以及人他官莫並乃設幕府司其喉衿執其轄轄文書之詳委出納之緩急精審以贊畫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七
四
諾從容平易使無過不及之失則又司臬之要焉是以朝廷之命是官必極一時之選使之省治文書參酌議論持平上下之間實在於斯其務豈不重乎江右在乎荆揚之交湖江之表控接閩廣嶠界焉風氣內寬而外固民物繁阜郡縣羅絡文法出入實有勞于聰明視他道為重矣而經歷司之設自置司至於今五十餘年名士相望乃至於今日豈無意於廳壁之題哉夙夜在公蓋有不遑暇及者今經歷某郡王順字 知事某郡楊杰字 照磨某郡左仲良字 皆以清明敏達之資忠厚沉潛之懿敬歷臺省並著雅譽同寅協恭盡瘁王事以奉崇臺之信任以承憲長之肅清激揚無私懲勸有道環視數千里之間官吏莫敢不率其職細民無有不得其所晏然鎮靜 聖明在上無外顧之慮豈非得人之效哉乃以暇日樹石廳

西廂
事不鄙衰朽以嘗執筆太史使書其說焉自王君以前掌故者可推而錄之後三君而至者以次書其爵里名氏歲月以垂示無窮焉他日三君子者政成歸報 天子進用之或以國事往來行履之舊而亦有所觀覽亦古人之意也歟仍改至元之四年歲紀戊寅三月吉日具官虞某記

撫州路總管府推官廳壁題名記

江右諸郡惟臨川獄訟號為清簡非直其俗之美然也蓋亦係諸其人焉昔夫子之言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聖人之道大矣何敢幾及然其言則為政者之所當從事也夫有生之民其情不大相遠也明政刑者必有忠厚惻怛之意始終不貳至誠所孚無有間雜則足以感化其心而爭鬪之念不作矣其次則明燭情偽不苛不察欺罔無所容隱微無所匿使僥倖奸黠無所遁情則亦莫予侮者矣其或柔不

足以立已剛不足以制欲荒忽而昧於事幾惟怯而奪於形勢則雖太古淳朴之民氣血所感利害所關安得不為之動至於變詐相尋於無窮乎此所以係乎人也至於官卑而不獲乎上力弱而見計於下是則有天理存焉是在乎誠意慎行之積姑當自定耳予之歸老而僑於黃洲之曲郡推官于君公說字夢臣楊君景行字賢可歲以祁寒盛暑行縣稍間必造予之廬焉于君夢臣世稱長者安靜而涵容治郡者每尚威權為操縱而君以仁厚佐長吏郡人有佛子之目焉賢可國家第一科進士周知民事而不憚煩嘗宰郡之宜黃戢強暴鋤姦黠抑兼并以佑善良民至今稱之及來茲佐郡人已素孚之激厲之節雖不得盡行其志而芻蕘道路亦知其直道而行矣今李君德芳字 予雖未之識然蕭規曹隨同寅共事不間於吏民之言豈非郡府之良而市井田野之

幸乎至正元年閏五月公說以書告曰予治文書聽兩詞之署庠且歷去年與景行圖新之不以煩民也而吏舍司獄之廳亦備度地廳事之東以作高亭焉環以卉木之實酌應之暇則小憇焉擇於郡吏得某人董其役功未訖而賢可代代之者李君德芳既相與共成此亭而相謀曰 國家置郡以來將七十年矣居是官者無慮數十人而姓名爵里未上去而代遷歲月無攷豈無行事之善及人之美而人無復能道之亦可惜哉欲龕石於壁詢諸故府求其可知者錄之不可知者闕之繼自今以往官於此者得題名焉求一言以叙其意噫不亦善夫善居官者無所苟而已矣苟也者因循展轉姑度歲月而不事事之謂也苟之心生則亦無所不至矣一二君子不惟竭力於其身又欲上推前官之所不及為而有待於後人可紀而為是也豈非君子之用心乎千里之內民

事之利害久而忘之則懲勸之意衰而興除之政闕使其人
建立於一時者猶不忘於他日則斯記有所繫矣得失之辨
人心之公有不可泯者亦於此乎見之故為之書以為廳壁
記至正改元辛巳歲閏五月日具官虞某記

龍興路重建滕王閣記

國朝分建行中書省其鎮乎江西者即龍興而治焉郡城之
上有曰滕王閣者俯臨章江面直西山之勝自唐永徽至元
和十五年百七十餘年之間其重脩而可知者昌黎韓文公
記之後五百四十九年當我朝之至元三十有一年省臣以
茲郡貢賦之出隸屬東朝乃得請 隆福皇太后賜錢而
脩之記其事者柳城姚文公也又四十年
今天子即位改元元統其明年甲戌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塔
失帖木兒時以丞相來鎮茲省嘗登斯閣而問焉追惟

裕皇 先后之遺德期有以廣
聖上之孝心乎章馬合睦贊之曰重熙累洽之餘民力亦既
紓息名蹟弗治將無以致執事之恪恭也集衆思於僚佐請
于

朝而作新之既而丞相移鎮江浙丞轄以次或陞或遷平章
寔克始終其事焉厥既落成省府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命集
記之集曰噫昔韓文公之記是閣也猶以名列三王之次為
幸今韓姚兩文公之 文卓然相望於千載之上而辱俾集
繼之能無弗稱之懼乎且一閣之遺見崇於今昔者如此彼
滕王何其幸歟將命者曰吾相君之屬筆於子也其咨度於
上下也審矣且予嘗從事於 國史今老而寓諸其境於書
事為宜宜勿辭也乃為稽諸郡牘以是年十二月丙子授工
庀役越明年乙亥仍改元至元之歲其五月之吉柱立梁舉

又明年丙子七月竣事閣之崇為尺四十有四深如崇之度而廣倍之材石堅緻位置周密簷宇虛敞丹刻華麗有加於昔焉會其費為中統鈔十六萬五千餘緡因前至元故事給自內帑用之有制民不知勞赫然足以成大藩之盛觀焉烏乎洪惟

聖天子躬脩孝理化成於天下登庸宅揆之臣承之以慶賞刑威之制風紀之司振肅中外自方伯連率至于郡縣奉行教令罔敢踰越其規模宏遠漸被所及無有不至者矣顧茲江湖嶺嶠之交至於海島邈在南服勢若遼遠然而涵煦之乂保障之固生齒數千萬日茲以庶無外事以奪農時舟車畢通無所底滯俛然咸知畏法而安分以服力于公上况乎禮義文物尚有可觀於其間者乎于斯時也來蒞是藩者及歲時之閑暇而與往來之公卿大夫觀風之使四方之賓客

若屬吏之來受事者相與登臨覽觀於斯閣優游雍容以歌頌

國家之盛而發揮其尊主庇民之心不亦偉乎

襄陽路南平樓記

昔我國家之經營四方也嘗以重兵戍襄樊臨制東南既而圍襄六年而克之遂以取宋南簿嶺海莫不率服區宇既定徹兵以息民其留鎮襄陽者兩萬戶之兵也於是其帥楊侯珪以至元年即故山南東道節度之牙門作新樓於其上戎幕治焉姚文公名之曰南平而為之記落成之日作楚人之歌以相之至于今六十有餘年矣其為樓也屹然中郡而高起風雨旋薄歲乂不支今萬戶明威將軍完者禿懷遠大將軍揚克忠武畧將軍也先帖木兒葺而新之則仍改

至元之六年庚辰之歲也既成以書抵江南求予記之嗚呼
襄在荆豫之交水陸之會自古形勝之國也

世祖皇帝神武制勝之迹在焉非文公之雄文震蕩悲歌慷慨殆不足以當其山川而集何足以言之哉今夫襄之為城
碩碩千里北出方城渡沔水達乎周鄭晉衛之郊東出平皋
徬徨乎陳蔡齊宋之野大車之彭彭駟馬之洋洋攘攘紛紛
為利祿而往來者塵相及而袂相接則昔者戈甲之所趨芻
餉之所輸也湯湯江漢之流布縷漆革禾麻菽麥衣被乎東
南湖海之間者則又皆昔日竭其民賦疲於奔命以自救之
徒也原田每每十千其耦林樹邑屋參伍鱗次比隣婚姻飽
食以嬉燕息而歌者則皆前日深池高墉晝戰夕備不能一
朝居之地也嗟夫天下之治平久矣海內一家偏方下國恃
險阻以自固者悉已剗削消磨而無復遺跡况夫襄之為郡

蔚為內地涵煦聖化休養生息之深厚者哉士大夫鞅掌王
事之餘馳驅之暇樂其風俗之淳美士力之完復於是
有逸居安食之思而四方游士賓客以相後先他郡蓋莫之及也
而為之民者幼者壯壯者老者日以盡矣徒知其長子老
孫養生送死之樂豈復有知祖宗經理艱難之初師武臣力
之故哉想夫元戎當歲時之豐樂軍士之休寧與其守臣賓
佐吏士飲酒作樂於斯樓也憑高望遠徘徊四顧觀夫人民
城郭山川草木於煙雲晡霽之間道先世之功烈以詔其子
孫使毋忘警戒於無虞而世世保茲樂土以奉
國家盛德於無窮則自三將軍始也峴首之崇檀溪之深視
彼異代之士慨盡瘁於一時使遺名於後世而自託於茲者
則可以一慨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七
中順大夫撫州路達魯花赤雲中塔不台侯以其郡治譙樓成屬予作文以為記集昔者以文學為職業既老而歸僑乎君侯之野將命者郡庠吏宣予從子也寔來其敢辭乎稽諸郡志自刺史危全諷建府治於此至于今四百餘年凡守居有興作碑志略可攷而譙樓之歲月無述焉蓋亦已久矣至順三年四月大風樓壞明年十月總管東平劉繼祖與今侯相繼至郡謀更作之以是年十二月經始又明年劉守致事去無代者侯以為己任其相之者治中阿昔海牙推官蔡裔黃明經歷牛某知事康某照磨王某也元統三年與侯樂斯樓之成者同知府事木八剌治中和尚判官王某推官李輔崔中經歷柴郁知事蕭從龍照磨蔡某而始終主書計者萬實也而斯樓也據地高勝屹然有臨其下則壘甃旁崇廣道中關郡長吏帥其僚佐奉

西園
詔令出教條入而聽政出而退食屬吏民庶之受事使命賓客之送迎小大莫不由之其上則晝謹時刻夜嚴鼓角所以警動其民之觀聽而時其作息之節所係之重蓋如此非直為觀美以資游覽者也其為役也時其間暇而不厭於緩相其時宜而不苟於就是以賦民度材築構望飾越三年而後成焉於惟

今天子仁聖垂拱無為朝廷大臣百執事各率其職刑威慶賞赫然脩舉海內讐伏莫不寧謐吾州地方千里介然江湖之表涵煦德澤悠久深長郡長吏與其僚佐畏法而愛民以謙遜豈弟相尚水旱之禱天格地應原隰墳衍之藝無有偏害而棲之成亦其時哉蓋常聞之人之常情苟免於飢渴則侈心生焉不忍於忿激則爭心熾焉徂侈而好爭則亡上下等威之分而輕用其父母妻子仰望之身極其私智功力之

所能而無所不至於是不能以有其休養生息君子蓋深憂之是故善為治者必平心而正己正己則無私平心則無忤無私無忤而人信之明政刑以定民之心志崇禮義以興民之廉耻申孝悌之教博忠厚之風使吾文物之邦欣欣然皞皞然保其生業脩其貢賦以奉公上承德化於無窮不亦盛哉敢具刻以告來者

崇仁縣重修縣治記

撫州屬縣五崇仁其一也邑之望南有華蓋之山稍西為臨川之山一曰巴山又更名相山又折而遠去西北曰羅山皆大山也其境南嘗置巴山郡隋廢郡置崇仁縣歷唐五代至于宋末無改焉水出於諸山者其流既合縣人夾之以居治在 之北則羅山之東支也前至元十二年歲在乙亥撫州內附崇仁從之 朝廷始命吏治民出貢賦兵革之餘吏舍

弗葺二十六年歲己丑達魯花赤麻合謀始作之良材巨木取足於山曾閣崇觀徙諸故家遺構竹木陶甃百廢並作頗號雄偉繼至代往因仍夫吾荏苒歲月遂以弊壞五十年于茲矣仍改至元之元年今達魯花赤阿里仁甫寔來咨其同官令丁也先作而新之民安其政勸率隨應有餘力者歡然赴功不數月集事梁棟榱桷易其朽腐陶甃土石更以完壯高而危者下之以即安卑而陋者增之以改觀丹碧輝煥黝堊明白儼然高堂寬敞夷坦內臨外仰無所壅蔽上官行縣實至如歸凡器所需纖悉備具府史有受事之舍版籍有度藏之室獄庾之嚴固廡溜之細微出而使民燕而逸勞亦莫不有其處周視列邑未有整暇完美若此者矣蓋茲邑之地壤土平衍無甚瘠甚沃之弊故其民安於勞而敏事水之東出者易盈易涸阻為陂塘以備旱舟載之濟往多而來寡無十

百之利大賈不至備物致用苟不苦窳故無過於侈靡之傷
焉方其盛時弦誦之聲無間於井社衣冠文學之家聯絡相
望退讓謙抑習而成風出而仕者多繇文史 國朝以經術
設科取士屢有其人况有大儒縉紳先生以古道正學作興
斯文 朝廷尚之四方從之其所溉被朔南遠邇莫之或先
是以其民知愛人而易使矣間或質之不美弗率教令至於
輕失其天常亦豈自容於羣良衆善之間哉然而數十年之
間為吏者有不暇於為治豈斯民之罪哉仁甫親見其先人
治郡之善歷官天台無錫而至於此故能深知民隱操守如
平雪識事如著燭憂民事如家事待同僚如手足理煩劇如
平易丁也先以國字入官敦重老成從善樂美以成百里之
功而丞張榮前簿尹昌今簿舒文琰前尉胡誠等皆悃悞無
華相與輯睦以率其屬而佐其長數年之間有休息而無嗟

歎豈易得邪嘉穀屢熟於田靈芝挺生於郊仁甫之家插斷
竹而復生皆瑞應也若夫徭役之均干謁之絕聽訟之簡先
事之慮禦過卒之暴掠止蹢突之微呼保良善如護生芻衛
細民如捍頭目上下信之風紀直之此皆後至者可視而規
隨者也予退自國史寓老其野故邑人請為之書如此是年
十有二月虞集記

羊角洞天記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夔絕人世高
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
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曲俗
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
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
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乎故宋紹興中守王侯鉅覆以小亭

後父之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為之記後八十五年皇元仍改至元之三年也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謀於同官僚佐作新亭於其上既成使來求記夫府治之所在非若荒閑寂寞之濱而有林壑之美神明之交也自守將以下有民社之寄貢賦之事治教之托獄訟征繇營繕力役之繁承藩府司臬之蒞治接賓客軍旅之往來一州千里之事日不暇給又安有仙人道士逍遙徜徉於無為者乎侯之為此豈非因其超世之嘉名將以滌煩渴於休暇之餘得幽深於跬步之近與其僚友出門而觀之行庭而撫之以自托於高明之臨清靜之極者乎噫吾聞神仙之境雖海嶠絕域初不出乎六合之內居其間者熙熙然無外物之接無內欲之萌飲食淡泊無血氣之爭長子老孫壽年長久若是者洞天之所以為勝者乎今熙治之世年屢告豐吏民相安於無事豈徒仕於此者得以優游閑暇超然埃壒之表而吾有萬之民樂至治而安其天年不異於無懷葛天之鄉者是即洞天而已矣蓋不必指羊角之一石而言之也噫結繩之俗徵三王之迹熄有志於治者庶幾黃老之緒餘以息民於水火不勝幸矣豈若方今天下沐浴 聖化若是其盛吾安得不慨然於洞天之說乎

青雲亭記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為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謀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是猶有所矜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違乎喧雜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孰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七
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
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 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
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
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為記按郡城之中
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吏舍環屬
屏樹巖塞不足以周眺望擬覘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
城壁出於人為於奇勝為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
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
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至
也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 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
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闡闡
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拯
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
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舊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
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田疇之廣袤阡陌
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凶者吾之賦
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思思之則
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
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 日之樂者不亦難乎安得不為之書
以待來者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八

歸田藁十二

雍 虞 集 伯生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為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為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

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着之時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答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往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絕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斂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况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德之弟也嘗築別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為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歿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棨為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八
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啟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
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榮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
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
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
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為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為反
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
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
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忘行而無所不至矣
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持敬
敬之說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
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
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
弟若復得吳子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黃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來圖書器物
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為之記而告之曰
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為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
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為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
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
古人者皆所以成己之能也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
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來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
食士之祿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
之身也廼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為學者飲食
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
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焄蒿
肸鬻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

入別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為之記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為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為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為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為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己者取其得為者而為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禮甚重且大也粢或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意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庶之不祭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稱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為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為世祿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而屬其族人矣而况於士庶人家乎先王之遺教曩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

德為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間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為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為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而無間於是歛福胙而敷施之通幽明之故合踈戚

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比一技也其殆為善思本者歟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

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黃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求予為之記簡君為之言曰朱子語錄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為人其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

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君子以為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夫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躰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其躰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蓋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緼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稟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以自命

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願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黃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既歿池上之居為別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義為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

昔盛時聖賢迭作 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內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昌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揚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

之差其夫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歧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為美談厥後朱文公為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蓋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和家本蜀閬中文惠

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為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茲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庵王公左山商公靜軒閻公揚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寅賓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為記之集曰彥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顛顛昂昂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為彥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彥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

敬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文惠公與弟兄以執政奉其父秦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為之蹙躅不安而起秦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秦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子去國而適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蔀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教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

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衡州推官其後
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人矣有志於
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十餘而知為學以
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困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
謹教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困漢室名儒智慮不
私於已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別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
薄謹教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
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
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
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困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効之不至者猶為謹教之士以愚
觀之果能以謹教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
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教之為言深

有戒教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
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豪之偏雜戒
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教之功
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表領之挈而舉
體皆順果知所以為謹教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
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原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
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
為周慎而不為疏鹵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
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
謹教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
皆謹教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說乎板之
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
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教之道乎抑之詩曰

夙興夜寐洒掃廷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
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
至於事天之大教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
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柏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其上
恒有而不褻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宮室器用至美而能久
未有如柏之為貴者也今豫章之為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
郡以比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
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夫堅冰甚雪之變摧折殆盡
生息僅存柏之為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搖則
其所以受命於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
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歲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

之間不通人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
何可勝數今有君子手植茲木於戶庭之間子孫保守而封
植之內無蚍蜉蟻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毀垂三百年鬱
然干霄本固榦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
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
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柏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
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
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以稱柏友之說乃告之曰君
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
君之手植歷四傳以至於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
胡氏能世有其家家全其柏相與為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
棣也觀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
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

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
溫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於斯者
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
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
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而固之節而遠慮
不忽矣觀其立也而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
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
有取於斯柏多矣柏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
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溪之委為東湖進士之
子所築西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
也湖之水匯彭蠡為大浸今胡氏之居枕之亭在居室之右
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柏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寬厚
煥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
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宮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間乎
民居官舍之中特為曼絕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
氣清望見山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筍撫之華蓋寸碧天
際森列戶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
來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
人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
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
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黃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
道麗神氣清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
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
沈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
殊不經也蓋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

辭閑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答問之意傳會以為說蓋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况他手遂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吳之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蓋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弊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衽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吳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弄翰揚瀾而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茲軒之高明云

余氏極高明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高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壒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於外而居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之夫

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
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
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
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
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
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
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為
高曲見陋識而自以為明輕儇以相尚臆度以為知則其念
慮之所興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
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內顧於家無
甚不足之慮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
而虛曠於入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
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

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
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之書所謂極高明者吳公之
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為敬講焉是為記

王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
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自疏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疏其
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絕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
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為一者在斯而已矣蓋聞之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
相因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
一靜相為体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
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体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

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蓋言太極也萬事萬變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靜之道無疑矣

西園

橫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豪之非禮則一豪之敬夫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靜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定者乎夫主靜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高科以才識歷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高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自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徼其說且夫世俗之為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為為靜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高虛蓋飾疏鹵以為靜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

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君還之使適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已作也昔人之言有慨于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溫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別支曼衍而

西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予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散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侈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陰德續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客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徭記

昔在

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
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
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不得妄作此至元之
治所以無間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寢弛於無虞
而慢暴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絕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
千里山川鬱結瘴癘時起 朝廷寬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
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
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徭曰熟徭曰撞人曰款人之
目皆強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
固自保因以肆暴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
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

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措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
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
况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 朝廷未嘗不思
所以理之奈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黷貨之欺而
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首卒所忌者制郡縣以
扼其要害置廉吏能將以參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
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
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蒞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
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
悔乎

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
薦以處州萬戶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伯顏拜鎮國上將軍
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聰其軍是年冬十月徭

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完澤帥湖廣之兵來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戶某處萬戶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徭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首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級寇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邊蓬寨巡檢所失印招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靜江之陽朔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探馬赤至軍公軍破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涼涇源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黃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朶

西圖

兒只顏以湖廣叅政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徭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首潘光叔陸秀琳等來歸得戶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邊山慈洞斬首三級徭寇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寇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首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首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首沈明等潯賀等處首李百七皆詣公降計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謀報賊攻賓州公引兵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

屯兵萬戶忽都荅兒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射殺三人忽都荅兒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炮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殫矢箠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強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徭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謀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橫州至欽之靈壁與省

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首盧權盧開斬首三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隱峒擒首賊唐公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賊乘高陸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首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顯問海北寇首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寇又礮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焚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絕委積家屬穢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糧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二月十一日有

道國學古錄卷三十一
六
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戶兵平章忽都魯迷失海
牙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
千萬戶三人以屬公公引兵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
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
級三月五日擒古杳餘黨之首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
遠民陳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
我萬戶哈刺不花殺千戶乃蛮歹流劫鄉村燒毀倉庫累降
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
得禍未已也公素知李之橫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
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荅刺罕及願
自効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
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黃峽水確滑石等寨擒一百

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
軍於嶺外公之威教久著封部藉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
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
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

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
命官有差仍命其子安因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戶鎮撫州行
御史臺用監察御史伯顏甄囊加歹等本道憲使郭某副使
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
部宜之譬諸嬰兒飢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之
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為保
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蛮夷攻蛮夷古之道也
藉撞人以制羸撞強而敗假融款以制撞款盛則又助叛者
此方畧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

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密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賄交患一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荅刺罕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度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絕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 朝廷

西圃

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錄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歷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為作平徭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